蘇文

卷之三

3

V
K251
S243m2

蘇文卷之三

御試制科策一道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治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偕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

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捄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撻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尋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秋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强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

意以陳毋悼後害

激發於憂國憂民之心故兵言特爲愴切

茅鹿門曰制科策亦隨問條荅在長公亦未盡所欲言而其持議大較多通達國本非經生所及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至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踈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

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
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
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信也今陛下處積安
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
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
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
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眞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
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
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
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
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
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
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
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
無不畢舉又安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
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
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
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

旦以不勤答之而下面都見不勤之意

不勤之第一端

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臣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聲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雖

不勤之第二端

茅鹿門曰仁廟多仁厚而柔緩故子瞻振厲在此

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偕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

茅鹿門曰鏡心刺骨之言

豈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也能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

茅鹿門曰宋仁廟時有此風

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之

東坡　卷三

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狀德之之形莫

著於輕賦敎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
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
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
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
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鑠乎田野闢者民之
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
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
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
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

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
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群則不能行居者無以
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
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民而無安之實
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
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
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
於慶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
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

茅廉門曰捐秦以委之之說未妥大畧條邊事一着猶疎闊

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

是錯原有此議

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

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
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
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
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
蔑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
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
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
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
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
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
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
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不惟
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
詔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
閑則冗官可澄矣序

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
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

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偕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敎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煥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屢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屢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

弱者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温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噫噫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噫

茅鹿門曰有見且與仁廟最爲中病藥石

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温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噫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

非正陽之月伐鼓用牲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踈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用牲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表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

脫粟之飯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

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畧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則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矦有術而至於興禮樂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用老之失則有之矣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

茅鹿門曰此等處邦類今

甘心遠畧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庶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之時則王業旣已大成矣而其詩猶刻於國風而至于豳獨何

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守宰相不當治

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

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王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爲國均則

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
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
大畧如此而於其未復策之曰富人彊國尊君重
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
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
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
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
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
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

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
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
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其也是其之所欲也
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其也是其之所
惡也臣非敢以此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
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
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
而女謁盛於內也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
以爲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

以爲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王槐野曰東坡制科策及上神宗皇帝書其綜核古務切近人情處學賈誼治安三策其柔行緩步感發警悟處學范雎上秦王書

策略并序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乎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

以來世之儒者忘已以狥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詞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爲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常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終篇既名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

茅鹿門曰此先以人主自斷為策略之始下四篇指其事而條之

策略一

末一段是主意前面文勢暢達借客以客形主起形主處及以疾喻治處俱好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

重緣前語而所謂不知其然而然

華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

略說正意

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則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

不能自斷

茅鹿門曰謙論游行

明說正意

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

繹露本旨

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茅鹿門曰專按越之范蠡吳之伍員上立見

策略二 信筆寫來浩大疎越千載以來當為國手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於此矣盖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

歲幣空費而事無益故所

以待二虜者不可不早為之計

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於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彊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荅於是朝廷洶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

茅鹿門曰不用雖然二字就轉摺

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囷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

越得制吳之術者惟其事各有主

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

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彊國富民者蠶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

茅鹿門曰爲建官引故事不嫌與范蠡事混歷叙古人待賢俱有專職

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者失在於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牲餼委積之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彊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

專設一官以
制虜則中書
之務可清而
二虜可治

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

拔得徑截

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閒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其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文字凡三段第一段言欲成天下之治者在於去二

虜之憂第二段言欲去二虜之憂者在於清中書之務第三段言欲清中書之務者在於設行人屬國之官然文脉自相通斷而不斷

茅鹿門曰任法不如任人而篇終專取諸葛之治蜀王猛之治秦蓋為英廟之初當熙寧時似以水濟水矣

雖並提實重任人一邊

策略三

只因當時韓范富杜諸公紛紛外遂而不能久於其朝故有此謙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為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

此二句立柱後分解

正意此處說

茅鹿門曰專刺新政

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其也而天下不治是其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

茅鹿門曰暗謙熙寧之政

爲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

即是去不測示可信意但未說破

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人而不可彊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所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矗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亦以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

推原所以不敢輕發

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

篇骨髓

茅鹿門曰與前伊尹太公引用重疊

茅鹿門曰掉尾應首

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然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

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此策欲人君任人以立法把立法任人一意說得交錯盤繞如奇花吐蕊重蕚惟見其妍靡不見其繁雜

芽庵門曰有奇氣

主意

與潁濱君術五同

音調清亮筆勢雄傑有穿雲裂石之聲有冲霄貫日之氣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涌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

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而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奬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趑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

茅鹿門曰本古看他轉語每用一句提起

茅鹿門曰上
牽下搭

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盖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

茅鹿門曰只收下之人

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獧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獧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

邊而上之人在其中矣

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唐荊川曰此篇前後各自爲段落起伏與決壅蔽篇同

茅鹿門曰行文如行雲如江流曲盡文家將行之妙

策略五　言時弊當借古爲喻凡三大段文法甚巧後五事亦叙得好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

茅鹿門曰極言天子不親

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歛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

茅鹿門曰借器來游衍謙論是無中生有

其下之病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

茅鹿門曰熟器上又將古人得處一翻摹寫有生色

茅鹿門曰以上句句伏後五事案

矦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獵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矦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

茅鹿門曰暗影器

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

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擿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

本是一事而隨所接以結其心看他變置五樣文法

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于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惠荊川曰此文論時弊處皆借古爲喻亦一體也

樓迂齋曰此篇主意通上下之情問架整波瀾瀏灂論佳可爲策格

策別　并序　側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皆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要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列而言之蓋其總有四其列有十七所謂其總四者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財貨四曰訓兵旅此之謂其總有四一曰課百官所謂課百官者其別又有六焉一曰厲法禁二曰抑僥倖三曰決壅蔽四曰專任使五曰無責難六曰無沮善者是也二曰安萬民所謂安萬民者其別又

有六焉一曰敦教化二曰勸親睦三曰均戶口四曰較賦役五曰教戰守六曰去姦民者是也三曰厚財貨所謂厚財貨者其別又有二焉一曰省費用二曰定軍制者是也四曰訓兵旅所謂訓兵旅者其別又有三焉一曰蓄材用二曰練軍實三曰倡勇敢是也別而言之十有七焉故謂之策別

茅鹿門曰蘇論近申韓而文自中律

厲法禁 新增妙句超脫不群是蘇家得意文字

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

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于貴戚大臣而後及於踈賤故能以其國覇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受賂以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

法禁不行於大夫皆以刑不上大夫藉口故此段特解之與上段共一節

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令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其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

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涖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眞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柰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

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已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唐荊川曰爵減首免勿推與前罰金分明四件事叙得甚變化

茅鹿門曰與潁濱臣事八意同

抑僥倖

此策深切時弊後一段區畫處更覺婉曲華潤

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

爵賞愛名器而嚴者以爲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滋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滋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其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定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彊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心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

茅鹿門曰應三人共之

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法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予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

茅鹿門曰郎前任法不如後人

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嚮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亦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士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矣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

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周荊川曰今若倣此意雖不能無弊亦可得一二實才

茅鹿門曰省事勵精二者亦切中今日之情

決壅蔽 第一段言治在無壅蔽之政第二段言壅蔽之害第三段言去壅蔽之術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

此一句剪住上意提起下意絶高

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覇百官承職

今天下一小段略講時弊為承上引下過路處

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覇王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

任人以省事

如省事而屬精省事莫如任人屬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

率之以勵精

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慄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茅鹿門曰不獨文章切中時弊

要說省府久任先說天下之吏於勢不可久任

專任使

筆氣絕好當置之座隅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稱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

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維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

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暮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

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賢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無責難

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天下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行而其事不立夫事

主客分兩段不似無沮善巢錯綜

責人以所不能

其所能者不深責

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彊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而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

責不能之弊
如此何以責
其所不能乎

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至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已乎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令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